



贺兰山岩画保护
研究工程丛书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研究交流中心
贺兰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世界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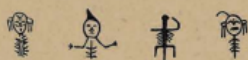
原始语言

WORLD
ROCK
ART
THE
PRIMORDIAL
LANGUAGE

(意) 埃马努埃尔·阿纳蒂 著

Emmanuel Anati

张晓霞 张博文 郭晓云 张亚莎 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埃马努埃尔·阿纳蒂，1930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53年获希伯来大学考古和历史地理学学士学位，195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

1960年获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意大利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主任、意大利莱切大学古人种学教授。阿纳蒂长期在西欧、近东等国家主持研究史前部落艺术与宗教文化，在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创立了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及史前艺术专修学院。他的研究成果使得梵尔卡莫尼卡岩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Born in Florence, Italy, in 1930, Emmanuel Anati studied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B.A., 1953; M.A., 1955). He specialized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in Ethnology at the Sorbonne, Paris (Docteur es Lettres, 1960). He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ro Camuno di Studi Preistorici in Capo di Ponte, Italy, and Professor Ordinarius of Palaeo-eth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cce, Italy. He has conducte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fields of the art and religion of prehistoric and tribal cultures. In Valcamonica, he founded the Centro Camuno di Studi Preistorici and a school for specialization in prehistoric art. His work has led to UNESCO's inclusion of the rock art of this alpine valley in its list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贺兰山岩画保护
研究工程丛书

《世界岩画欣赏》

《岩画与文字》

《贺兰山贺兰口岩画》

《时空岁月——贺兰山的根与魂》

《文明的印痕——贺兰山高伏沟至小贺兰口岩画》

《贺兰山岩画研究集萃》

 《世界岩画——原始语言》

《岩画与神圣景观》

责任编辑 周淑芸

封面设计 段 韬



ISBN 978-7-227-06693-4



9 787227 066934 >

定价：32.00元



贺兰山岩画保护
研究工程丛书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研究交流中心
贺兰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世界岩画

——原始语言

WORLD
ROCK
ART
THE
PRIMORDIAL
LANGUAGE

(意) 埃马努埃尔·阿纳蒂 © 著

Emmanuel Anati

张晓霞 张博文 郭晓云 张亚莎 © 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岩画:原始语言 / (意)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著;
张晓霞等译.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6

(贺兰山岩画保护研究工程丛书)

ISBN 978-7-227-06693-4

I. ①世… II. ①埃… ②张… III. ①岩画—
研究—世界 IV. ①K86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6855 号

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宁字第 2017003 号

2017 版权所有 埃马努埃尔·阿纳蒂

Copyright 2017 by Emmanuel Anati

贺兰山岩画保护研究工程丛书

世界岩画——原始语言

(意)埃马努埃尔·阿纳蒂 著
张晓霞 等 译

责任编辑 周淑芸

封面设计 段 韬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5596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693-4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贺兰山岩画保护研究工程丛书》编委会

顾 问： 赵永清 白尚成 蔡国英 陈兆复 韩美林 陈育宁
 杜银杰 王 玮 钱秀梅 卫 忠 吴忠礼 牛达生
 张亚莎 王建平

主 编： 张少志

副 主 编： 张建国 熊 军 杨满忠 胡志平

编 委： 李祥石 张亚莎 王建平 丁玉芳 李学军 夏亮亮
 张晓霞 张博文 郭晓云 李建平 刘永平 王 岩
 林 浩 吕颖超 李会娟 周舒婷 陈 芳 张 旭

编 审： 吴忠礼 牛达生 汪一鸣 王惠民 杨满忠 胡迅雷
 薛正昌

总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蔡国英

岩画是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描绘或凿磨刻制的图画,是远古人类生活的浓缩和历史的积淀,是一种思想的结晶,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演进史,从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忠实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风貌,成为留在岩石上的“史记”。

贺兰山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贺兰山岩画作为中国四大岩画体系之一——北方岩画的重要代表,它记录了 3000 年至 10000 年前远古人类放牧、狩猎、祭祀、争战、娱舞、交媾等生活场景以及人面像、多种动植物图案和抽象符号,揭示了原始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人类文明史、宗教史、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

贺兰山岩画因其庞大的数量、罕见的集中度、显著的代表性和较高的艺术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公布于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贺兰山岩画的保护研究、展览展示、学术交流和文化艺术传承宣传工作,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国际岩画组织及岩画业界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宁夏银川以岩画峰会、岩画研讨会、岩画艺术节等不同形式已陆续举办了七届国际岩画学术研究和艺术交流活动,逐步成为国内外岩画专家学者研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国际岩画业界知名的品牌文化艺术活动。2014 年成功举办的贺兰山国际岩画峰会,以“探寻岩画发展的新‘丝’路”为方向,确立了打造岩画文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的品牌的发展思路,与欧、亚、非、南美等国家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并确定银川市贺兰山岩画遗址公园为“国际岩画峰会永久会址”。

2016 年,由印度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中国岩画研究中心和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联合主办的“丝绸之路——中国岩画展”在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举办。银川代表团向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赠送了贺兰山岩画手工陶艺,并就加强岩画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学术探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表达了美好祝愿。这进一步巩固了国际岩画峰会成果,扩大了宁夏对外交流合作。

2017年,银川市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将携手国际岩画委员会、中国岩画学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韩美林艺术基金会,共同举办第八届“中国贺兰山国际岩画文化艺术节”,广邀国际岩画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内外岩画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文化艺术界名人、文化旅游产业界代表、国内外媒体记者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领导,聚集宁夏,聚焦贺兰山,围绕“岩画保护·文化传承·艺术创新·产业融合”主题,广泛、深入开展系列合作交流活动。为了充分展示近年来贺兰山岩画研究以及国外岩画研究成果,向本届国际岩画文化艺术节献礼,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和贺兰山岩画保护研究学会组织区内外专家学者成立了专门的编纂委员会,启动了《贺兰山岩画保护研究工程丛书》编纂工作。

编委会自成立以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默默耕耘,日夜劳作,保证了一期成果如期展现在读者面前:《世界岩画欣赏》《岩画与文字》《贺兰山贺兰口岩画》《时空岁月——贺兰山的根与魂》等4本专著付梓面世,《文明的印痕——贺兰山高伏沟至小贺兰口岩画》《贺兰山岩画研究集萃》等2本报告文集结集印刷,《世界岩画——原始语言》《岩画与神圣景观》2本外文专著翻译出版,同时《中国岩画(中英文)期刊》贺兰山岩画专刊发行亦成为首期丛书的重要补充。

《贺兰山岩画保护研究工程丛书》(一期)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贺兰山岩画研究交流中心)成立15年来出版的第一套丛书,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对贺兰山岩画和世界岩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诠释,既是贺兰山岩画工作者多年来殚精竭虑、长期研究、不懈努力的结果,又是宁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涌现的重要成果,更是宁夏乃至中国、世界岩画保护研究业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同时也是贺兰山岩画人向即将到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60周年大庆献上的一份文化厚礼。

成果斐然,令人欣慰。在此,谨向《贺兰山岩画保护研究工程丛书》的编辑出版表示诚挚的祝贺,向参与丛书编纂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向长期辛勤工作在贺兰山岩画保护与研究一线的工作者们送上亲切的问候!

2017年6月22日

阿纳蒂教授与他的岩画研究(序言)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张亚莎

埃马努埃尔·阿纳蒂 (Emmanuel Anati), 1930 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 年, 为躲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迫害, 举家逃至意大利中部的偏远山区, 8 岁的阿纳蒂也因此不得不辍学。1945 年战争结束, 这家人再返回佛罗伦萨城时, 城里许多犹太人的亲戚朋友已不见踪影, 后来得知他们全死于二战中犹太人的集中营。

战后, 阿纳蒂随父母迁徙至以色列, 15 岁的少年被送到一家农场去做木匠学徒。此时他已长达 7 年没有过学校学习经历, 却还是渴望能够继续读书, 但在以色列的犹太文化环境里, 没有受到过希伯来语教育的他, 也没有资格参加当地学校的考试。16 岁那年, 阿纳蒂独自返回意大利, 住到罗马的姑姑家, 开始自修意大利的中学课程, 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是这样说到他自学经历的: “事实上, 用 6 个月的时间完成 6 年的中学教育, 并非不可能”, 他通过了罗马的高中考试, 1948 年, 18 岁的阿纳蒂始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

阿纳蒂的大学时代, 最初那段日子过得多少有点儿闹腾。父亲是一位建筑工程师, 自然希望他的这个儿子能够学习土木工程专业, 以后子承父业, 阿纳蒂也确实如其所愿进入罗马大学的建筑系, 然而, 很快他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 便转回耶路撒冷的大学学习地理学。欧洲那些著名地理学家的旅行记是年青的阿纳蒂最喜欢阅读的书籍, 对环球旅行、探险未知世界, 他有种难以抑制的热情与向往。不过, 很快他又发现, 地理学真学起来一点儿也不浪漫, 反而很有些枯燥乏味, 比较而言, 倒是古老的史前史与考古学可能更能让他的浪漫与热情有所归属。他说: “我发现自己对过去感兴趣, 例如考古学或人类学, 那是寻根溯源的学科。”这次阿纳蒂还真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归宿, 也就顺利地“将学业进行到底”。

1952 年, 阿纳蒂进入耶路撒冷文物部门工作。与此同时, 他还在大学里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当时, 耶路撒冷文物部门有在内格夫沙漠考古调查的项目, 类似这种艰苦的沙漠考古调查工作通常没人愿意去, 阿纳蒂却欣然前往。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没有哪个资深考

古学家想去沙漠发掘,因为这种地方被认为与西伯利亚一样,但是我去了。”后来他的硕士论文也是在内格夫沙漠里完成的。

人生的某段过程看似偶然,但实际上往往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乔布斯曾经说过,人生看似偶然的每一个点,后来一定会汇成一条粗壮的发展线索,对这个人的历史形成最终产生重要意义。以色列内格夫沙漠考古,对于阿纳蒂教授而言,不仅仅是其最初考古学及史前史文化研究的起点,后来更成就了阿纳蒂教授一生伟大事业的一个重点——人类与沙漠文化关系的研究。

笔者 2013 年 9 月去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麓的那个著名小镇——卡波迪·蓬特(阿纳蒂所创建的“卡莫诺史前文化研究中心”就坐落在小镇北山下)做访问学者,正好遇到即将去内格夫沙漠旅行的阿纳蒂教授,聊天时他说,这是个惯例,每年他都会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回到沙漠。因为话语中使用了“回到”这个词,我便问他,是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他说阿丽莱尔(他的妻子)的家乡确实在那边,但这不是理由,每年要在沙漠待上一两个月或更长时间,是为了回归精神故乡,沙漠是他的精神故乡,在空旷的沙漠里大脑得以放空,进入冥想状态,冥想能够让大脑进入哲学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新的精神能量,这个过程对他很重要,那是返回人原初状态的过程。听他说着这些玄妙之音,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犹太教的创始人摩西。那次谈话让我意识到中东的内格夫沙漠,对于阿纳蒂教授大抵是拥有特殊意义的。

有一点也是我后来才注意到的,30 多岁的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工作时所开设的课程有三:一、史前史通论;二、近东史前史;三、专题性研讨(为了授课与研讨内容易于变更而特别设置)。说明阿纳蒂最初的专业领域以“近东史前史”为主线,他早期专业领域实际上是以色列史前史考古。鉴于他在世界岩画界的领导地位,他的研究所又建立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用意大利文、英文、法文撰写学术著作,至少是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他早年的活动舞台以欧洲为主(尤其是以法意为主线),因为他的史前艺术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法兰西-坎塔布里亚地区、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及北欧的海岸线一带,而忽略了他的学术研究起源于近东史前史考古,尤其忽略了他的犹太家庭及家族传统文化背景。

事实上,一直以来,教授的研究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他的全球视野。他是国际岩画界为数极少的世界岩画的宏观研究者;二是西方学者很难避免地根植于骨子里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到了他那里确实会淡漠许多。我原以为后者可能因为他的全球视野,当然也与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抵制与批判思潮有关,现在才感觉到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身上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更可能源于他的犹太文化根源,犹太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東西合璧式结构,这个潜藏在他意识形态底层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传承 DNA,对他后来学理系统的形成,应该具有内核作用。

关于以色列内格夫沙漠考古与阿纳蒂教授的特殊关系,在后面的理论评述中还会特别涉及,现在还是返回其人生的早期阶段。1953—1954年,他在内格夫沙漠考古调查主要是围绕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工作,当然也包括相当部分青铜时代的遗存内容。这期间,有两件事应该对他后来有过潜在或直接的影响,两件事都发生在1953年。

第一件事是这一年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与以色列的一位大人物——政治家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沙漠简陋住所里住隔壁,古里安是以色列的主要创建者,出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理,那段日子,古里安的妻子普拉为他们做饭,每晚他们还在一起聊天,古里安非常关心这个年青研究人员的考古发现,常对他的发现大加评论,阿纳蒂对他“以狂野大胆的联想力为这些发现寻找意义与功能”的作派,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即使他的观点并不总是符合实际,却打开了我另类思维的可能性。”

第二件事也许更重要,那便是在这期间,阿纳蒂在内格夫沙漠里第一次发现了岩画!这一年他只有23周岁。阿纳蒂教授后来很多次描述过这个故事:“有一天,我吃完古里安妻子为我们做的三明治,正起身准备工作,突然发现我刚才坐过的那块岩石上有凿刻的图案!这是我的生命中见到的第一幅岩画。”

这一年发生的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故事,对阿纳蒂均拥有意义:前者让他脑洞大开,后者则让他与岩画(英文“Rock Art”)结缘,这一结缘便是一生的事儿,他后来被誉为“世界岩画之父”!

阿纳蒂很快在当地刊物上发布了岩画发现的消息,但真正让他在欧洲产生影响的却是一份由英国人办的《巴勒斯坦探险》季刊,他应邀为这个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他在中东内格夫沙漠的岩画发现。这篇文章被欧洲著名考古学家亨利·布日耶教授注意并迅速做出反应,结果是这位年青的岩画研究者被直接邀请到巴黎法兰西科学院,已经完成硕士学业的他在1954—1958年期间又成为法国著名史前史学家亨利·布日耶神父的关门弟子,当然,这一切在阿纳蒂看来,都是非常值得的。

在法兰西科学院学习与工作的这段经历对于阿纳蒂后来学理“树”干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这段经历被阿纳蒂描述为:“来法国经历的这些年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历后来转换成我个人发展前进方式。我跟着布日耶神父学习概念,跟随波尔德斯系统学习类型学,与勒罗伊·古尔汉讨论史前艺术的分析研究方法,而广阔的学术视野则来自弗朗索瓦、波尔德斯和沃夫雷等人的非洲史前史研究。”当时,正巧法兰西科学院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德日进·查尔丁赴美国讲学(几个月后德日进因为心脏病在美国去世),他的办公室便临时成了阿纳蒂在法兰西科学院的工作室,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钻研德日进在非洲、中东、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留下的极为丰富却也艰涩高深的考古工作手稿,对阿纳蒂虽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却因此在专业上大为

精进。这一阶段,法兰西科学院的法国史前史学者们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类学访问学者们,常常会就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人类学观点进行激烈辩论,这是一个理论探讨气氛浓烈的时期。那段时间的欧洲,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符号学等人类学、社会学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阿纳蒂说:“我意识到史前考古学专业要求更为广泛的人文理论背景。要理解一件石器工具,你必须明白是谁制造了它,要了解史前人类,你必须理解人类本身。”

以笔者对阿纳蒂教授的观察,感觉他不仅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尤其是对人类整体文化的哲学思考和宽厚的历史学眼光,还具备两个非常难得的专业技术素养:一是非常坚实的考古实践基础,二是极好的造型艺术鉴赏力。阿纳蒂本人否认自己是一个考古技术人员,但从他最早对内格夫岩画发现与调查开始,便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自己专有的岩画调查记录模式(后来被誉为“阿纳蒂方法”),而这一定得利于他年青时代的考古专业训练。关于这个“阿纳蒂方法”的形成,教授本人在 85 岁高龄时有这样一个表述:

“我使用的方法应该是符合逻辑的。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自己开发了一套方法:在内格夫,我先拍摄岩石整体和一些细部,然后用一种半透明纸描述所有出现的图像。接下来在每块岩石观察图像的叠压打破关系并建立起图像的分段系列。最后,尝试对图像风格与年代进行定义,并寻找凿刻图像的意义和目的。这是一个属于基础性的分析方法。”

这个当时被誉为“阿纳蒂方法”的调查记录模式,得到他的导师布日耶神父的首肯,这位被誉为“史前考古教皇”的布神父,也因此承认他为“岩画的主要专家之一”,虽然那年他也才 28 岁。阿纳蒂对这个方法创建意义的评价是:“这不是我写过的最好文章,但这是一个新学科的萌芽。”

在法兰西科学院学习期间,阿纳蒂的岩画考古实践从中东扩展到欧洲大陆,法兰西—坎塔布里亚(法国南部与西班牙北部)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深入细致的考察,成为后来阿纳蒂岩画理论体系中旧石器时代岩画的重要基石。他对这段考察经历颇有些得意,说他对这些洞穴岩画,不仅用自己的眼睛仔细观看,还亲自上手触摸,有过长时间的观察并拥有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开始于 1956 年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麓梵尔卡莫尼卡岩画调查研究则成为他后来青铜时代岩画理论的主干,也是他真正的成名之作,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详述。

1958—1959 年,在法兰西科学院已开始熠熠生辉的阿纳蒂,突然决定放弃他在法国人类学博物馆的工作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年富布赖特奖学金访问学者,许多人为他惋惜,毕竟这个位置实在太有诱惑力。但阿纳蒂认为他在哈佛这一年偏重人类学、社会学学养的培育过程,对于他的人生更有价值。他在美国接受了更多新鲜与生动的学术刺激,学者们对美洲印第安文化、亚洲远东(尤其中国)、大洋洲土著文化的人类学比较研

究成果,让他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

接下来的1960—1961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阿纳蒂选择在牛津大学度过,因为这里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在牛津期间,他也完成了人生的另一件大事,与阿丽莱尔结婚。还记得2012年在意大利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阿纳蒂家做客,晚餐前一些来赴宴的年青学者向阿丽莱尔献花的场景,阿丽莱尔身着长裙,披着蓝色纱丝披肩,知性而安详,一个年近八旬的女人所拥有的优雅从容,让人感叹有种美丽具有超越性,超越人种、阶层、年龄和单纯的外表。通常人们都会把目光集中在阿纳蒂教授身上,有人评论说全世界做岩画研究的人,不是已经见过他,就是渴望见到他,但我除了观察他之外,不知为什么,对于他身边的这位女人总有种特别的关注。

阿纳蒂教授自己说过,他不喜欢有束缚的工作状态,他不喜欢接受现成的东西,在确定与不确定中,他更喜欢不确定的东西,他更喜欢挑战性、创新性和“做自己的事”。一些专业机构对他的评价顺序是:他是岩画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与领导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与大学教授……虽然整个卡波迪·蓬特小镇上的人都称他为教授(在这个小镇上,“教授”是他的专属称谓,这点让我觉得很有趣),但大学教授显然是他最后的身份认证。他曾先后在两所大学任过职,30多岁时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大学工作,不久便自动辞职,48岁时又在意大利莱切大学任职于史前史教授(这次他一直在这里工作到他72岁退休为止),他任教时间虽然不能算是太长,但他无疑应该是一位满腹经纶、知识渊博、具有个人魅力的教育家。笔者感觉,之所以他很长时间并没有稳定地在大学任教,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业要做,而这个重要事业便是岩画研究与岩画的大众认知推广传播事业。

说到阿纳蒂的岩画研究与推广事业,笔者以为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1956年,起步于以色列内格夫岩画发现及创建岩画调查记录与研究的基本方法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可以“阿纳蒂方法”创立为其标识,是他学科建设的萌芽期;第二阶段是1956—1979年,自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岩画调查研究开始,到1979年这个阿尔卑斯山岩画群拿到意大利国家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殊荣,名扬全球为止,他通过艰苦的努力攀登上其岩画事业的第一个高峰;第三阶段是1980—1995年,阿纳蒂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委员会主席,成为全球岩画界精神领袖,从意大利走向欧洲并最终走向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鼎峰时期;第四阶段是在1995年以后从岩画领域走向“大文化”,其中最富于戏剧性的脉络是阿纳蒂教授返回内格夫沙漠,通过残存的史前艺术作品研究探索早期人类先祖从非洲走出如何生存、如何构建思维与语言传达逻辑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笔者前面已有详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这段时期里,他真正的贡献或特质是以考古学的方法尽可能科学与规范地探讨岩画调查记录的流程和步骤,形成一套有效而严谨的方法,即“阿纳蒂方法”,当然这套方法,随着阿纳蒂教授个人影响力的不断

提升,尤其是他所创建的意大利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成为世界岩画研究的中心后,其推广力度也在不断地扩大与延伸。

第二阶段长达 23 年。他在这个不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了岩画界一个不朽的英雄神话。2012 年 6 月,我第一次去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时,看到这个山谷里密集的岩画群,以及因为这个岩画群而配套而起的一系列文化产品——世界级的岩画研究所(不在于它有多大多完备,而是指其学术水平)、完整的世界岩画资料的图书馆、岩画遗产博物馆、岩画制作实验公园(专门针对游客、学生们了解学习并动手实践岩画的大课堂),几乎是专门的岩画著作出版社,以及在这些基本建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岩画国家公园。整个镇子无论是酒店、饭馆还是商店,甚至路标上随处可见岩画标识……这一揽子工程的完成代表了一个人,一个从事岩画事业的个人,所可能具有的最大能量与最为辉煌的战绩,在我个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特别让笔者感觉钦佩的是上述整套产品还只是一个物化的成果,在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方面,阿纳蒂教授更有过人的能量。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早在 1968 年便创造了一个系列国际岩画研讨会模式——梵尔卡莫尼卡研讨会(Valcamonica Symposium),50 年来,他们成功举办了 25 届,通过这个一以贯之的国际岩画研讨会制度,这个山谷里的研究所,便对全球岩画研究者产生持续的影响力。那年我去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是为了博士生联合培养的导师互访,正好遇到第 24 届“梵尔卡莫尼卡论坛”召开之际,来自全球各国的岩画研究者云集山谷,场面甚是宏大。我不仅参与论坛,还跟着学者群考察著名的山谷岩画群,那次会议上的发言,也是我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用英文发言。

当然,我们大抵只看到阿纳蒂教授与卡莫诺史前研究所的辉煌战绩,而背后的艰辛与困难却被淹没在光环的阴影中。1956—1964 年,是以“阿纳蒂任务”为名的艰苦调查过程,1964 年建立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以后运转资金的长期困难,当地政府并没有兑现他们扶持的诺言,以及意大利北部考古学界的不支持甚至排挤等等,用阿纳蒂的话说,很长时间以来,这都是一个完全不营利且必须艰难维持的事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贫困状态,而那段时间又正好是他的一对儿女出生与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这个研究所所在的山谷,既是这两个孩子的故乡,也是痛苦记忆的根源,以至于他们成年后选择离开且不再愿意回来,仅这一个侧面便印证了阿纳蒂教授梵尔卡莫尼卡岩画事业创建的艰难。

真的是印证了我们常说的,坚持就是胜利!1979 年,意大利第一个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址,不是佛罗伦萨古城、罗马古城,也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巨匠们留下的那些著名教堂、伟大艺术家留下的壁画群或雕塑群,而是一处事实上在当时普通人可能完全不了解的岩画遗址。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一定会让多少意大利人目瞪口呆。对此,阿纳蒂教授曾幽默地说过,梵尔卡莫尼卡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件事,在当时意大利国内创

造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1979年,罗马与佛罗伦萨的申请都没能够成功,可一个隐藏在阿尔卑斯山里的梵尔卡莫尼卡岩画,却突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意大利的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结果甚至激怒了政府。

对他这一段地域性岩画的系列成果,笔者更愿意称它为“梵尔卡莫尼卡岩画模式”,与第一阶段的“阿纳蒂方法”相比较,这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是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开发完美结合的系列:从最初的发现、调查记录、建档建立数据库、建立研究所、展开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组织系列国际岩画学术研讨会、发行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与出版物、中小学校及高等教育的岩画美育教育基地、岩画与史前艺术博物馆、岩画旅游产品开发、国家岩画公园等保护开发模式等等,考古学调查、历史学阐释、艺术学开发与大众传播普及,它成功地将一个完整的岩画研究与文化产业开发做成一个系列链条,清晰地呈现给世界。其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让他拿到世界文化遗产殊荣,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研究所成为世界岩画研究的一个中心。他的以梵尔卡莫尼卡命名的系列国际研讨会成为岩画研究者学术交流的固定平台。当然,它还有一个很让阿纳蒂教授引以为豪的成果,那就是这个山谷里长达数千年密集的早期岩画刻群,展示了距今8000~2000年之间长达6000年欧洲北部前文字时期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用阿纳蒂教授的话说,山谷岩画群的发现与研究,完全改写了欧洲的历史!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奠定了他在欧洲岩画界的地位,也为他走向全球岩画界领导者的位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严格说来才应该与本书的内容有关。本书中的“阿纳蒂假说”,正是教授走向世界岩画研究舞台上最早的哲学思考,而这部最早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岩画——原始语言》,代表着阿纳蒂岩画研究走向全球的一个重要标识。他从成功创建“梵尔卡莫尼卡岩画模式”的区域性岩画研究专家,走向世界岩画领导者的位置。正如这部著作的标题《世界岩画——原始语言》所阐明的那样,从1980年起,阿纳蒂教授的岩画研究进入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和新的阶段——全球岩画的整体考察与研究。梵卡莫尼卡岩画模式的创造,岩画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直接促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国际岩画委员会的成立,阿纳蒂教授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并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9年时间。他在本书的序言里提到:

“1983年,受国际教科文组织联合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委托,笔者编写了一份世界岩画研究状况报告,内容是那些洞穴和岩石表面的涂绘与凿刻岩画。这是从世界角度看待最古老艺术的首次尝试。十年后,即1993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委托笔者再次编写报告。2008年,教科文组织委托笔者重新写一份世界岩画报告,用以更新以前的报告,并就世界遗产名录中新岩画遗址点的提名策略提出建议。作为这三个报告的作者,笔者有机会评估在最近25年间岩画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

这段话里提到的三个时间点，反映出阿纳蒂教授在全球岩画研究领域的三个位置，也勾勒出来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一、20世纪80年代是阿纳蒂教授作为世界岩画事业创始人的工作阶段。80年代初，担任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的阿纳蒂教授，其实应该是才刚从意大利卡莫尼卡山谷岩画走向全球岩画研究领域的开端，他身居高位，却也是刚开始建立平台的时候。因此，第一个时间点的1983年，他也才担任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不久，这个报告自然由他组织撰写。二、90年代是阿纳蒂教授真正成为世界岩画事业领导者的阶段。他在90年代初，已从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一职卸任，然而有趣的是，他虽然没有了那个位置，却在实际事务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岩画的领导者，他的名望与影响力正是在这个时期处于鼎盛状态。那么到了1993年的这个时间点，距离1983年，10年过去了，他不再担任主席，但他所创建的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此时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岩画研究中心，这个报告依然还是要由他来撰写。三、进入21世纪以后，阿纳蒂教授在史前史理论研究上不断深化，学术上的影响力有增无减，而这主要归功于他定期召开的两大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一个便是前面提到的“梵尔卡莫尼卡论坛”；另一个是国际史前科学协会每隔一年举行的“无文字时代人类的认知与精神传达”国际研讨会。前者每隔一年定期在卡莫尼卡山谷里的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举行，后者则在欧洲各国轮办（笔者曾参加过2014年在西班牙布尔戈斯市召开的那次研讨会）。于是在第三个时间点的2008年，距离1993年，又是15年过去了，新的全球岩画统计资料来源还是来自这个掌握着全球岩画数据的图书馆。上述三个时间数据说明，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至少在25年内，一直作为世界岩画研究中心存在，事实上至今这个位置，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哪家研究机构能够取代。

在阿纳蒂教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以及他卸任之后的这些年，作为世界岩画的资深学者，教授有机会应邀到全球各地考察岩画、参加各种岩画的学术会议、为当地岩画工作者讲学等，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五大洲。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从事岩画工作时间最长的学者（长达64年），也一定是全球范围内实地到过并观看过岩画数量最多的人。

他在非洲考察岩画时，当地甚至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坦桑尼亚土著部落的人们，将阿纳蒂看作是当地神话的祖先，人们这样议论：

“这些岩画是阿纳蒂画的吗？”

“不，不，他是很久以后才来的！可岩石上的神灵岩画在与他交谈呢。”

长期从事岩画研究的阿纳蒂教授，竟这样成就了一段岩画的神话！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教授与中国岩画界的关系，他多次来中国，考察过中国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卫大麦地岩画，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岩画、右旗曼德拉山岩画与雅布赖山岩画，青海庐山岩画，河南县茨山岩画等等，教授对中国始终抱有十分友好的感情。2013年